



历史文化

朝贡体系只是道德至上的空想吗

□唐山

“（这是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。”费正清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外交制度时，提出朝贡体系这一概念。

所谓朝贡体系，指从公元前3世纪起，到19世纪末期，中原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，采用的唯一制度方式。重点体现在：不干涉主义；文化吸引；强调“中心—外围”的差序；经济上“厚往薄来”；经常结盟；朝贡国在外交上地位不平等。

费正清认为，朝贡体系是一个同心圆结构：第一个是汉字圈，第二个是内亚圈，第三个是外圈。这是一种无法适应现代国际秩序的传统解决方案，完全是道德至上的空想。

可问题是：中国古人真会如此愚不可及？

揆诸史实，文化作用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大，接受中华文化的藩属国，常对中原政权发起挑战；中原政权多次向周边政权称臣，完全意识到中华非唯一国家，在实际交往中，常承认外邦拥有对等权力；在一些具体问题上，朝贡国往往掌控着主动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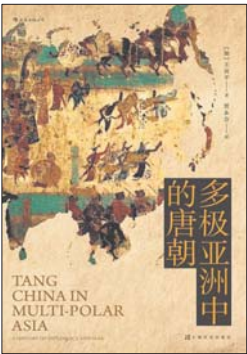
显然，朝贡体系是创造出来的概念，只因西方学者无法理解：传统东方政府为何过分挑剔外交礼仪，宁可放弃实际利益。因此虚构出一个“怪物国家”：在那里，价值观念彻底压倒了现实感，而这些价值观从不接受实践验证，只靠架空与误会，便能传承数千年。而加拿大学者王贞平的这本《多极亚洲中的唐朝》，则通过扎实的实证分析，有力地回击了这一虚构。

本书聚焦在唐朝，因唐高祖李渊长期向突厥称臣，唐朝与回纥、百济、渤海国等，都曾采取过对等外交，成为“以夷变夏”，而非“以夏变夷”。与此同时，唐朝在外交礼仪上同样挑剔，多次为此放弃实际利益……这种行为落差，引人深思。

其实，早在汉代，中原王朝便形成了两种迥异的外交思路。其一是“犯我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，但从结果看，汉朝没有足够的资源彻底解决边境压力，即使完全占领对方的领土，也会陷入“得地不可耕农，得民不可冠带，破之不可殄尽”的窘境。其二是“远方绝域，不牧之民，不足以烦中国也”。建议吸纳异族内附，以夷制夷，结果引发“五胡乱华”，致中原近400年大战乱。

班固在《汉书》中，对这两种思路都提出了批评。他认为，战争、和平均不足恃，面对外部压力，不存在一劳永逸，必须“常备不懈”。在此基础上，他提出“羁縻”的概念。换言之，华是华，夷是夷，彼此长期存在，谁也改变不了谁。只能通过“有限战争”和“有限和平”，长期周旋。“羁縻之义，礼无不答”，礼不再只是意识形态的载体，也是争取现实利益的工具。唐代推行羁縻州，就是在践行班固的外交思路。

唐朝初期，高句丽对东北亚安全构成巨大威胁，唐朝下决心武力解决。其间，对方几次来长安朝贡，唐朝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（加）王贞平 著
《多极亚洲中的唐朝》

均未拒绝，对方也未因唐朝的高规格接待，而放弃备战。可见，朝贡并不是贸易、接受藩属地位那么简单，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

为取得胜利，唐朝曾在百济、新罗间反复犹豫，二者均与唐朝有朝贡关系，新罗与日本有朝贡关系，而日本与唐朝又有朝贡关系。通过复杂的朝贡往来，唐朝终于摸清了各方底牌。白江口一战，唐朝拿到东北亚秩序的主导权。然而，因西部吃紧，唐朝不得不从东部调走20万大军，承认了百济的地位。但在让步的同时，唐朝又转头去扶持渤海国，以防百济进犯。

唐朝的外交呈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特色，这不仅体现在东线，也体现在西线。

唐高祖李渊向突厥称臣后，全力经营中原，突厥意识到李渊实力正在增强，几次与其对手结盟，几乎攻下李渊的根据地太原。唐朝建立后，突厥又多次冲击都城长安，唐朝却未放弃双方的朝贡关系。随着实力对比发生变化，唐朝从初期单方面的赔钱、和亲，到后期转用朝贡关系来制约对手，直到突厥崩溃。

唐高宗时，因兵力、财力不足，一度放弃安西四镇，但东线稳定后，唐朝又利用复杂的朝贡体系，重获西线主动权。其中最成功的案例，莫过于利用回纥骑兵平定了安史之乱，但回纥不断劫掠，让唐朝头痛不已。利用朝贡体系，唐朝成功地将西线的主要对手吐蕃引向回纥，随着后者被灭，前者实力受损，唐朝在西线几乎恢复了最鼎盛时期的局面。

可见，朝贡体系绝不是空洞的道德构想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博弈。唐朝的每次胜利，都源于对朝贡体系的正确运用，而每次失败，都源于皇帝出于个人偏好，对其正常操作进行了干扰。唐朝从没试图建立一个单极世界，而是承认多极，并在多极中努力保持平衡，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。这就可以理解：为什么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，彼此皆以邻为壑，冲突不断；而在朝贡体系下，却保持了相对稳定，有利于发展正常的商业、文化交流。

唐人认为，传统外交强调的“德义”，关键在“义”，“义”即“宜”，双方都满意，愿意长期遵守，便是最好的外交，而非绝对的道德原则。由此审视朝贡体制，就会发现，历史还有更丰富的侧面。



新书秀场

《晚清政治小说：一种世界性文学类型的迁移》

[美]叶凯蒂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，政治小说在世界各国风靡一时。这种新文学类型发端于英国，最初为本杰明·迪斯雷利所采用，很快就风行欧洲大陆，梁启超于1898年将这种文学类型从日本介绍到中国，发展出了能够被国人所接受的叙事策略，同时还保留了和世界文学的关联。政治小说占据晚清小说翻译和创作的主流大约十年的时间，成功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潮流纳入中国文学的脉络中来，创作出了丰富的作品和人物形象。政治小说虽然昙花一现，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《鸳鸯六七四》

马家辉 著
花城出版社

“每个人都可能会摸到烂牌，把手上的烂牌打好，是我们一生唯一能做的事情。”“鸳鸯六七四”指的牌九局里最烂的四张牌，《鸳鸯六七四》就从这一副烂牌说起。龙头老大哨牙炳原本打算在百半寿宴上宣布金盆洗手，却在牌局上连摸三把“鸳鸯六七四”，这是老天爷对他前半生的总结，还是对他以后的预警，哨牙炳不得而知，只是留下这三把烂牌后便离奇失踪了……值得一提的是，粤语方言和香港风物贯穿全书，营造出一种辛辣而迷离的“港味”。

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

[日]小林美希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近30年来，日本社会存在一个很难改变的现实：孩子出生后，有六七成的妈妈面临失业。当爸爸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而从家中“缺席”时，许多妈妈只能单独养育孩子。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从女性的角度切入，以采访和数据为基础，向读者展现了职场对怀孕女性的不公待遇、医院妇产科的弊端、幼儿园存在的问题等，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生育率低的社会因素。尽管书中列举了日本社会中的正面事例，描绘了“能够生育的社会”的理想形态，但这些事例毕竟是少数，改变现状仍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。

《生死有时：美国医院如何形塑死亡》

[美] 莎伦·考夫曼 著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作者在美国加州的两所社区医院从1997年至2000年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，仔细跟踪了100多位后来离世（以及更多的没有死亡）的危重患者的治疗过程，跟随患者经历一个又一个疗程，并跟他们当中三分之一的人进行交谈。最终完成的这本探究医院与死亡的人类学著作，通过还原医护人员、入住医院的重症患者以及必须决定治疗方案的患者家属的亲身经历，探索美国医院如何形塑其围墙里所发生的死亡，也探索这种格局得以建立的社会根源。

著作者说

□愚石

来自哪里，归于何处，我是谁，我在世界的什么地方……类似这样的问题，一直是超越文学范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大问题，也是事关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。现实的文学实践中，确有不少作家和诗人，常常把这些问题作为文学母题，尽可能地思考、呈现、反省、再思考，循环往复，最后的结局自然也仅仅是文学上的结局罢了。或者，还会有人走进迷途或者极端，这都不是文学的本义，更不是诗歌的必然。



《让我想想你和岁月》
愚石 著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习和思考孤立于诗歌前沿的诗人们作品的优长，努力构建作为小说家诗歌创作的自我发现、独特风格和诗人气象。

在中外文学史上，很多杰出的小说家都写诗，邱华栋还专门翻译、编撰过一部《小说家的诗》，选取了哈金、福克纳、乔伊斯等十几位小说巨匠的诗歌名篇，意在“给读者提供一个非常新鲜的视角，那就是：小说家写的诗也可以如此有趣、生动，读者在阅读他们的小说之外，还能对作者本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”必须承认，小说与诗歌作为不同文

诗歌是生命的留白

体，在结构方式、创作手段、表现技巧上，有着天壤之别，同时又密不可分。甚至可以说，小说是文学的骨骼和脊梁，诗歌则是灵魂和苞蕾，恰如纠缠着的灵与肉，如热闹非凡的市井和孤傲脱俗的信仰。尤其对小说家而言，两种文体之间根本没有天堑和鸿沟，却可以形成相得益彰的文学妙境与琴瑟和鸣的动人景象：小说中既可以使用大段的诗歌推进故事、升华情感，又有不经意间诗歌通感、比拟、朦胧、隐喻等艺术手段和诗歌意象的运用与开掘，并因此收到小说表达的奇效，这是诗歌与小说的完美融合。从另一方面讲，小说家独立成章的诗歌，囿于惯常的思维模式、表达样式及创作的潜意识，字里行间又会不自觉地泛滥出在创作理念、文学趣味、美学主张和艺术追求与专业诗人的迥异和差别。

在我俗务缠身、欲念并行的繁杂生活里，我活得既不像小说家，也不像诗人：我没有小说家的“野心”和成就，更没有诗人的高贵、痴狂与豪情。我游走于文学和生活的边缘，游走于小说和诗歌的边缘，游走于此一类与彼一类的边缘，感觉自己从来都不是某一种“固定”。这是我文学创作的不幸，抑或是个体生命的悲哀？我不清楚。

所幸，我是真心喜欢和热爱诗歌的。悲怆的酒后，苦难的雨夜，各色人等的背后，我故意被落下的那一步或者半步，我沉醉其中。诗歌是我生命中的留白，被我赋予了存在的意义，让我曾经驻留过的每一片天空、暗渡过的每一片海，都有飞鸟流云，都有草木漫长。我把2018这一可知天命的特殊年份作为一个点，点前是我的前半生，有情意缱绻的爱与渴望，痛及骨和魂；点后则是我可数的未来，只配享匆匆而过的日子在手指间如流沙般漏过，却不曾察觉。无数个点连起来，无论悲喜阴晴，即是我的整个人生，也便有了恋自心生的《让我想想你和岁月》，这是我文学生涯中唯一的诗集。诗集中的每一首诗，每一个句读，都是我要呈现给读者的最美，最美的存在，最美的爱，和最美的留白。



壁画《万国来朝》局部